

裕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元八角	半大	年大洋	四元	△派
角	美各	洋七	外匯	至埠
元	國五	元零	送每	零售
半大	元五角	年大	每月	銅元
洋七	角分	大洋	大洋	八枚
元	壹分	一元	七角	半年
角	角	三角	八角	
		十元		

▲廣告刊例▼

一日至三日每日每字洋一分二七  
 日洋一分半月洋八厘百字起碼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欸資本** 金額一千萬元 現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一百八十萬元

**行地**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大連 其他各省

**津行** 辦理天津英租界中街

**電話** 總機二八

**南局** 營業室

**辦事處** 每星期七九點至十二時 照常辦公

二八六 三三二 五五六 代辦處 津行 經理室 六五七

鹽業銀行

中

本行資本金額二千萬元兩次收足七百五十萬元又備用資本一千二百五十萬元專營銀行各種存款放款匯兌銀單押匯一切業務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有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並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利息取入等事凡利息匯水用金白銀克己手續簡便

本銀行股本一千萬元 收足七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暨盈餘濟存  
百六十九萬一千三百餘元 存放匯兌各項銀名業務  
總分行地址列下

**香港** **大連** **北京** **天津** **上海** **漢口**  
其餘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並與金城  
中南大陸銀行 合設準備庫及儲蓄會於上海天津漢口等處

**鄧繼禹醫例**  
診五角出診五元 診四元西門碼頭胡同五五號  
話西局一七一十一號診費實號一角

**廣東銀行**  
賜顧無不周妥 本行奉 政府特許發  
行鈔票本行為格外慎重起見特聯合金城  
鹽業大陸銀行嚴訂十足現金及準備公  
制度於銀行之外另設四行準備庫專  
辦保管準備現金及發行鈔票 總行地址  
上海漢口路 號 天津分行 東交民巷  
街九十八號 北京辦事處 東交民巷  
匯昌大樓六號 漢口分行 欽王路二  
號 廈門分行 港仔口國內外各大都會  
商埠均有特約代理匯收兌付處 電報掛  
號處一一一 津行電話南局九十八號二  
日三十一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患痔漏症者注意

退不  
洋效

色愈  
白瘡

漏外洗藥

● 二種會用祇論已破未破或五便血淨澤流水內有軟硬管等全無論遠年近日新得均能除根如好永無後患功能消除腫止痛去毒解脫輕者二盒即愈重者不滿六盒愈無根之瘻痔獨一靈藥

定價

五元外埠函購加郵費二元零附無效每盒五角惠顧請認明燕包字樣庶不致誤此佈

胡同安堂謹白

痔漏內服丸

● 日痔

痔漏之病各有不同生於肛門外者曰痔生於肛門內者曰內痔破者曰瘻瘻有奇難癒忽如火燒之疼痛其苦處非局外人所能喻也近時方求治法火燒果或愈復經年累月起坐艱難行走不利已成痼疾痛楚萬分幸研究配得凡二十餘年頗為心得特用中而藥品雙劑藥二種

售藥處

崇文門

福來地  
 白禁止  
 腎部第一  
 換健丸  
 此丸專治腎虛精冷腰膝痠痛遺精白濁等症。凡患此症者，服此丸後，精神煥發，體力倍增。每瓶銀一元，每打十元。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

福來地 沐丸 濁

大元一打十二元 另包內特棉頭壯之樂  
專治風淋火淋石淋白濁赤濁久淋  
輕重小便痛白濁淋毒赤濁久淋  
一切寒濕及婦女白帶赤帶等患此丸管痊  
愈永復舊之虛全球各名醫聲譽淋濁  
第一藥也 價目大瓶二元二角 打十二元 埠外兩郵票代洋  
專門治男婦老幼浪淫  
當日治癒近節久咳多年肺病各病無  
效咳嗽定新久必見諸般咳嗽傷風咳嗽  
安五傷在咳嗽此丸立見奇效異市

[illegible][illegible]

神效消毒散  
 此藥專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經搽抹，立見奇效。凡患此症者，請速購用，以免延誤。每盒售價大洋一角，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清江五淋丸** 淋病之症無論初得  
 保任 五付除根保永不再犯每付五錢  
**魚口活血** 初起便毒橫痃疳疔  
 保化堅平肌腫有把 破爛服此丸三付營

**猴子榮膏** 諸君注意此膏專治各樣瘡  
 悶恐其猴子開花必有性命之憂  
 八寶搜毒丸 染花柳之毒甚如蛇蝎治或不能侵染或  
 入寶搜毒丸 花柳之毒甚如蛇蝎治或不能侵染或  
 眼或便毒九專治花柳百病一服即愈  
 飛便毒九專治花柳百病一服即愈  
 飛便毒九專治花柳百病一服即愈

**痢藥一掃光** 蓋世無雙藥到立能止癢無論初  
 准能全消不誤公事又無臭味已擦則好全擦即愈奇效如神

此丸三付  
 此丸三付  
 此丸三付

北平丸散膏丹每付都三毛  
 京同興堂加二角不取郵票代價不掙不扣  
 驚以致目轉等症服此丸立卸清氣上升濁氣下降  
 料定能全愈每料六付洋二元月底八寶油每瓶三角  
 耳鳴耳聾丸  
 專治男婦老幼耳鳴耳聾  
 雙耳持聲發熱耳內發熱  
 虛火上炎風聲樹音滿耳  
 痰膿膿水不止不絕或兩  
 清痰膿水輕者一料重者兩  
 海馬保腎丸  
 專治男婦腎寒陽痿不舉  
 不舉早洩色慾遺精冷洩  
 或夢遺夢泄腰膝酸軟白濁淋瀝  
 目眩腰膝酸軟白濁淋瀝  
 症服此丸無不轉危為安可  
 保老年精神寶貴童勞晚疾中帶血等  
 服之良藥每料三付洋一元每盒六付洋二元  
 男婦子成身太早思慾不遂月  
 以致夢遺夢泄  
 夢遺夢泄丸

[illegible]

此丸專理小腸氣偏  
陰虛上下疝痛腎子  
寒冷如石淋濕熱大如  
瘕能去諸邪如神神癢  
腎能去諸邪如神神癢  
一料立能完全舒肝  
堅管保除根永不復發  
每盒一元每打三元另  
外郵費五角

北京寶賢堂開張前門外新華街南頭路西  
外有雙冲天及牌匾

初單

試驗取耳毛餅加料一元中致四毛

裂客受風雪切實掛號出水立能換容淨面使無皺而美  
一般去無痕舊潘紫霜施兩瓶矣非敝堂誇口諸君試按方知言之不欺也

點點  
紅點風紋皺  
黑點酒刺皴

小腸疝氣丸

動輒顛倒一切便痰諸症上藥一料立能完全舒肝  
堅管保除根永不復發每盒一元每打三元另有郵

偏陰

此丸專理小腸氣偏  
陰虛上下疝痛腎子  
寒冷如石淋濕熱大如  
瘕能去諸邪如神神癢  
腎能去諸邪如神神癢  
一料立能完全舒肝  
堅管保除根永不復發  
每盒一元每打三元另  
外郵費五角

**和**

**產科女醫士郭純璞**

神藥女醫官在濟南專門學校畢業充各醫院之婦產科醫士經驗宏富凡病  
清結所婦科接生及胎前產後諸症無不藥到病除如蒙惠顧請至本會  
濟南大馬路五十五號延醫之家幸勿失之交臂也此佈

七兩三錢五分

**去斑點藥水**

專治面上雀斑班點有微效凡患批  
有汗斑癩品及各種瘡亦能一愈發  
真美顏奇品也每瓶一元發

此藥水專治面酒風刺鼻及處  
面部各種小瘡只須此藥擦於患處

拔毛藥水  
生髮藥水  
普羅氏藥膏

此藥能拔頭髮頸腋及上細毛一  
膏均能拔盡欲領生出擦本一可牛  
藥水即能生出 每瓶一元市

此藥能發達血液養腎毛孔生長毛  
效驗極速凡病後血枯及脫去之英  
眉擦之數次均可重生血結 元

此膏專治疥癬黃水瘡皮膚各種鮮  
施皮嫩破肉刀傷火燙凍瘡及小兒  
胎毒立見奇效 每盒六角房

埠南順濟堂李電訊南四三七七















蟹

提記「九卅一」和「五三」，那兩個鳥國，我不說它的名子，想着也無人不知，現在我先說其中的一個，它是我們的東隣，也是我們中國的大敵人。

在它們國裏，男子鬚辮，陰狠，狠毒，女子狡猾，淫佚，無恥。但們自幼受了國家主義殘酷自殺的教育，結果，男的甘心埋生命自由捨棄，去替國家犧牲，做皇帝的奴隸。女的情願將愛情生頭系獻給國家，借稱為帝國國收入一大批的進款，置一切戀愛性交的自由於不顧，一味的去欺騙外國的青年。國家觀念太厚了，它已醉麻了，但們的腦筋，皇帝和帝國強姦了但們整個的靈魂。

他們的體格雖短小，但牠却有極大的野心。牠們不僅想與各民族平等，且打算征服了他們的異族。他們尊敬瘦弱者的投服者，或能忍受國國民民的凌辱。它整日的吶喊著與中國講親善，由它親善的是中國的土壤，而非中國的人民。『濟案』的發生更是証明它正監視著中國殺不完的四萬萬人民。

那兇狠的黑魔，將殘殘廢的屠殺我們的民衆，因為它們認為只有殺盡我們的人民，然後方能實行它佔領中國土地的心。不幸的狼，

山格夫八嶽人之談在中國至是「一花現」，中國人仍是一天不醒。生齒，惡魔的屠殺，也不見得有君明的效果。而我們培植德明和空手的工人，也不見得處置不死人。即如中華遭一火的地震，根本毀滅了人民，到那時統治中國領土的，決不敢必是你島國帝降。

更何況，國人民的呢尚在滿腹，在掙扎，在奮鬥，但們立於絕崖，生命雖賄于鈞一髮，但他們決不曾如馴服的小羊，讓人宰割。這正是他們的生死關頭，他們已到了避戰不能不起而自衛反抗的時期。在他們決不深信法西斯主義，但他們却認不了「國際地位」上的平等。但他們決無意去占有那「國際」的交椅，而打倒「國際」。知是他們無日或忘的目的。但們並未存有屠戮別人的野心，同時也不願受任何人的任何無理的屠殺。但們必要以十二萬分的決心去反抗一切「國際」，尤其是揭去假面露出豺狼的狼形的狐狸精的「國際」的那個軍隊的島國。

它們大砲機關槍的掃射，固能死了許多毫無抵抗的小鳥，但是到底嚇不掉被死者的滿充血淚的一顆心。與屠魔肉搏的時候總不遠了，一切的中國人都下了這非五分鐘而沈痛的決心。

我們酷愛和平，但「國際」的態度不許世界上有和平。我們們無一刻不在祖咒着戰爭，但世界上終免不掉應迫者與被壓迫者資本

春風一陣陣的颯颯了，光天白日也被黑雲一塊塊的罩住了，慘淡的景色，愈變至這樣灰黯，人間是沒有春天了，鳥不鳴了，花不香了，蜂蝶兒不能飛了，一段血肉模糊的慘事，永遠地深深刻地在國務院前遺留着，在人類的胸襟裏浮現，在世界革命史上永遠留恨的，陰森灰敗很緊的籠着，人們還得手足都失掉了，在人堆擁擠中的後生，不但顧不到他的愛人，連自己也往下面縮，像剩下面是惟一的避難所似的，狂風一陣陣的吹，沙土湧得滿天，這時人們已經失去了知覺，一切的注意力只聽，鵝鴨拍拍的又是一陣極其很寂靜的環境裏，只聽得哽咽的痛聲和快速的逃匿，一切都失了知覺逃匿是人類本能，當後生偷偷地看見陡的山也似在前堆着的死人和他的身旁也不下四五個，他害怕極了便用了他生平的全部力逃出這九死一生的關頭，他已經逃過旁的小胡同了，可是他的最親的人還沒有看見，那時他已經像一個癡狂的瘋子了，看見什麼女人，都叫她們瑪利了，

天色是格外慘淡，愁雲一塊塊的密佈，素風也變得多了，人間滿佈着殘忍，慘然，清涼殘酷的學生，一個個的都死了，像飯鍋子裏的殺雞鴨，還沒有這樣的安靜，死了的學生都很安靜的睡着，都很安靜的睡着，

寂靜中又是一陣槍聲，憂慘的血場上，絕沒有一個能反抗的他們都像脆弱的睡着活的人已經冒險逃走了受傷的人血和淚都混在一塊兒也現出一種失望了，四面環境滿佈着慘痛的殘酷的血腥，沒有再敢

(續) 姑娘死了 (靜 著)

在這裏勢和呼吸！她驟也漸漸斷了！只有殘生，渾也似的狂也似的在十字街口吶喊狂呼！吶喊他的愛人！狂呼他最愛愛的瑪利！然而沒有看見！一點也沒有！連伊的影子也沒有！後生在馬路上狂呼着吶喊著！他本來很怕愛人！到現在！他的瘋狂的愛什麼也不認識他！只是望軍隊守着的裏面進去！去找他最親愛的愛人！一步步的踏過一堆堆的死尸！走過馬路上一塊塊的血印！這時他不知道這世間上還有他自己！只是迷命找愛人！固然瑪利的身體已經被他看見了！在他的距離也不過幾碼了！後生因為太匆忙了！在傍的尸上睡了一陣！不自覺的走過去看他的愛人！

天色是格外慘淡！世界上滿是殘酷！猛風依舊捲着一陣陣的沙土！前途是何等渺茫呵！

後生從渺茫中偵着他的瑪利！他看時！嬌小的胸臆！火舊留着伊綵紅的頭頸！彎彎也是依舊的風雲！可是她的青布衫上滿是血跡！骨肉已經模糊了！他看到這種情景！百外的哀愁從心坎！湧起毛髮也無痛！的慄然！他幾次昏迷過去！又幾次的醒過來！他抱住瑪利叫喊！吻她！哭她！他很瘋狂的沉醉於愛的夢中！滿、滿、滿！還是活在人間！迷命的蕩着生命的力！狂呼和吶喊！她是死了！她始終沒有一字感半個字的回答！旁的人看了！惻隱和憐憫而同情！在腦子裏無限的劇烈！有時也說一句！她已經是死了！後生非但沒有轉付！簡直一點也沒有轉到！因為他對於別的全失了知覺！只是沉醉於愛的夢幻中！瘋癲着她還活在人間！到軍隊過去打他罵他！他還抱着瑪利在馬路上注目的狂呼！吶喊……

天色是十分慘淡！馬路上格外靜寂！猛烈的陰風！一陣陣的捲起沙土！前途是何等渺茫！

(完)



家無產的鬥爭。我們現在應該勇敢的起來應付這殘不容辭的生死存亡的戰爭，至少，我們今後應有這樣的一個決心。我們要記和不按置到同志得勝時的笑語湧存之中。

朋友，藏起你的淚，湧出你的血，我們將以鮮血洗清這遼闊的世界。我們的自由，平等，和正義築在堆堆白骨之上，我們將以我們的白骨建起我們理想的社會。那裏有不少玲瓏優美美麗的花木；但花木全是血液灌溉所長成的，我們愛那自由和平之花，但是現在我們該先不怕流血吧。

「五和」前二日。

### 職業

Arctur 著

罕譯

沒有農夫，「能」有麵包吃麼？  
用麥子才能磨麵；  
如果在河的旁邊，山的坡上，  
人們不盡夜地耕田，  
那大人和孩子都要一齊餓死。  
沒有麵包匠，誰能麵包呢？  
沒有樵夫，——林中的權威者——，  
沒有建築，怎麼建築？  
有人和富人的房子？  
「！就我們，狗怕也沒自留了。」  
沒有泥水匠，你說，你睡在那裏？

### 恐怖之夜

朱家實

如果你有一個溫暖的屋子，  
全家在那裏聚餐多麼好呀？  
如果沒有煤氣子，誰給你送煤？  
用甚麼能生火爐子，用甚麼來你的湯呢？  
沒有織工，誰織布帛？  
沒有裁縫，誰做衣裳？  
天不熱時，露宿麼？  
我們能無憂無慮的揮霍嗎？  
尤其是冬天，讓鼻子都凍的發青麼？  
你要愛兵，他是你的保護者！  
你要愛母，她有慈惠的心！  
因為愛國，所以交戰了。  
當敵人來捉拿你時，  
沒有勇敢的是誰去救你呢？  
你要愛職業，自己的！  
常見許多笨人，沒有一個笨的職業！  
全地球如同一座工場  
那一種工作和旁的工作都有關的，  
全體的工作為的是全體的人類。

，廳堂上掛的時鐘，已經「噠！噠！噠！」響了八點。

當他們談到高興的時候，四弟想吃甘薯，立刻叫我的姊姊了。我因話太多，精神疲倦，想到床上睡覺。母親向我說道：

「家裏！不要睡覺，剛才四喜叫大家娘煮了甘薯，等一回，他即拿來。」

我正好想叫母親，忽聽木履的響聲「丁丁」，是四弟拿甘薯來了。他告訴我說：

「二哥！快來吃罷！」

我因母親叫他，不得不走近桌旁佔了一張椅子。剛夾着筷子，忽聽「卜」的一聲響着，我吃了一驚，急道：「這不是槍聲嗎？」

三弟回答：「不，不是，大概是樹枝放鞭炮。」

我們一齊走出屋中深處，那「隆隆卜卜」的槍聲，「噠！噠！」的喇叭聲，連續不斷的響着，好像在室後很近似的。我急叫道：「呵！是槍聲的，匪來了！」

父親拉着我們由上進室灶房裏走出，什麼都不管了。我十四歲的四弟，手中擎着槍，一齊式的槍，跟隨我們走了，冷似一個衛護兵。這時我的狂吠聲，人的疾步聲，小孩子的哭聲，和那「隆隆卜卜」的槍聲，把全村都弄亂了。

我這一驚不小，父親對我們說道：「不要怕！什麼事情都有定數了。我父親拆了一處圍牆，帶我們向外邊逃走，我父親剛走出，忽見你們只跟我走，你們切切勿出！匪已靠近了。」我聽了

父親的響聲，即和我家人只藏在圍裏。我和我的姊姊在香檳樹下，身體戰戰兢兢，心戰戰兢兢，屏息出聽着；那時城外匪們叫的「打打」一聲

音，非常劇烈。我一方面掛着父親，不知道上那裏去；別一方面又想到家人，是否安全。這時族中弟兄姊妹們，大的，小的，都藏在我們的園中。

我因為人丁太多，恐匪們容易探着，遂和我的四弟走入家廟藏柴小屏裏。當我們進入的時候，有一種慘惡可憐的響聲，從這牆基送到我們的耳朵裏來——「先生！不要打，我是窮人。」——這時我聽着，也不知道是誰的響聲，但料確是被匪拿着的。這時我心中的恐怖，比前尤覺得劇烈。

過了一小時，忽聽有人叫道：「匪去了！回家來。」我本然一喜，即跑出院中探聽，遇了家媽，他手中擎着呼聲的響聲，帶着一種欣喜的聲聲；對我說道：「匪們已去了，不要怕，二公！他叫我父親做二公！上那裏去了？」我也不知父親逃藏在那裏，遂請去找。指點間，我父親忽回來，帶着倉皇色問着：「我們都安全否？」我見着父親，好像出籠的鳥，欣然回答：「好了！好了！但三弟還沒有回來」，我說話未完，三弟也由後坑裏走回，帶着滿身的灰土。然而我們的恐怖，怎麼退却得呢？

父親說：「匪們離去了，但我們今夜仍去外邊睡覺才好。」於是我們一齊走至山上，過了幾仙八哥，他早藏在大石旁邊。我們初見時不知是誰，父親問他道：「你是誰？」他聽了我父親的響聲，即回答：「二叔！真危險！這樣大群的土匪，怎麼可以提防呢？」相談時，大家都傷心了。這夜的恐怖，實在我一生未曾受過。

到了天明，我們才知道這匪們昨夜奪去八人，即是家福家瑞家來！

「！等。唉！人何不幸，生於斯世斯時耶？日日貪官污吏，刻三刻四；又加以土匪掠奪，相繼而來。難乎其為人歟！難乎其為中國之民